

小时候，每到暑假，总要去外婆家住上一个多月。从我家到外婆家，全程一个多小时，转两次公交车，途经二十个站点。那时候的公共汽车开得很慢，乘客也不着急，晃悠悠地开着，就到了那个我最喜欢的三岔路口。

三岔路口由三条大路交集而成，中间的三角地带杵着一块巨大的宣传板，大到可以遮挡住半片天空，橘红底色之上，爸爸、妈妈和孩子的三张笑脸开得热烈而又例行公事，像照相馆橱窗里陈列的标准合照，下面是五个巨大的美术字，“只生一个好”。

见到宣传板，就意味着还有一站路外婆家就到了，它是开启我暑假生活的大门，前方迎接我的，将是无边无际的欢乐海洋。海洋里有外婆的糯米百合绿豆汤，有舅妈从自留地里拔回来的甜芦粟，还有井水里“冰镇”了半日的西瓜……当然，还要约上表哥和表妹，顶着烈日去农渠里捉小鱼，或在傍晚时分集结一众小孩，玩玩“行军”游戏，目标，还是三岔路口，跟着公共汽车开远的方向，走一站路，到达那块巨大的宣传板，那个欢乐的起点。

步行去三岔路口多半是我的提议，仿佛，我要一次次走到那扇大门，假装暑假刚开始，一次次到达，一次次重启欢乐。行军游戏遭遇的反对越来越频繁，直至临近开学的最后几天，我被所有人抛弃，他们全都守在那台新买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前，而我，终于踏上了一个人的征程，我迎着夕阳，孤独地走向那张几乎遮挡住大半片天空的宣传板。

站在三岔路口，太阳



**编者按：**陪伴，消遣，提供情绪价值；亲人朋友间爱的表达，自我成长中暖的慰藉；它在身旁，在隐秘的角落，也是风靡世界的潮流。今起请看一组《玩具总动员》。一双大眼睛足足占据了脸部3/4的面积，带着一丢丢坏坏的、酷酷的表情，整天都齙着一排大白牙朝你似笑非笑的玩偶，就是泡泡玛特家族中最火爆全球的LABUBU（拉布布），你可能想不到它实际上是个女生。虽然它只是玩偶，但是在玩家的心目中，它绝对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存在。它的皮肤有着软萌的触感，配色有着多巴胺色调，着装又常常和它的性别形成反差，无论是表情还是动作都透着一股酷爽感，它的水果系列、瑜伽系列、可乐系列等一众明星产品都可爱到让人想通拥有。它颠覆了我们小时候在内心建立起来的类似芭比娃娃的唯美形象，就以丑萌出道，却精准地让Z世代（互联网世代）的年轻人爱不释手。

有了不同的系列，当然就要有放置的空间，于是各色展柜又闪亮登场，最酷炫的莫过于便利店系列的那个场景盒子，外形和真实便利店的加热食品柜一模一样，但拉布布却化身为金黄的炸虾、薯条、烤玉米甚至牛奶……当灯光亮起，这就是独属于你的便利店玩偶，它的惟妙惟肖和细节的超级真实感会让你欲罢不能。那一刻，它

薛舒

### 第三条路

已经落到地平线之下，三条并不宽阔的柏油路在昏暗的天色下通向三个方向。一个方向，是我来时的路，那里有我的父亲和母亲、我的小学和无穷的作业；另一个方向，就是一站之遥的外婆家，离开学只有三天了，那里的快乐已经所剩无几。三岔路口藏着一枚切换我情绪的按钮，当我站在路口，想象着即将走向哪里，这决定了我的欢乐或忧伤。

至于第三个方向，那里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，据说通向黄浦江、南京路、西郊公园，以及更远更远的天南海北，于我而言，那只是一条无感的未知之路。

重新步行回到外婆家，天色已经全黑，外公挂着严肃的脸：玩到天黑回家，这样不好。外公垂着眼皮，仿佛羞于批评他的外孙女。他是一个内敛而分寸感极强的长辈，他素来认为，教育我，应是我父母的权利与责任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蚊香氤氲的帐幕中，睡了一个郁郁寡欢的觉。天亮后，我便迎来了回归的日子。

回家后，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间，补了大半天暑假作业。傍晚，母亲推门进房：那么用功？出来吃饭了。

我藏起还留着不少空白的暑假作业，抬起汗津津的脸：不想吃。

母亲伸手在我额头上摸了一下：出那么多汗？没发烧啊！

不知道母亲按到了哪个情绪按钮，我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父亲从门外探进脑袋，笑着说：哎呀，哭了？是想外婆了吗？

好吧，就算是我想外婆了，就算是吧！我顺势点头，哭得愈发肆意，仿佛要宣泄某种被理解之后的释怀，又仿佛为永远无法被理解而哀痛……

很多很多年过去了，

很偶然地翻到家中半个多世纪前的旧照片，在照片背景中看到了一根黑烟囱，恍然想起，淮海路也曾经有烟囱。

先前的霞飞路，后来的淮海路，著名的商业街，会有烟囱？有，就在最黄金地段的淮海路。光明邨点心店——现在的光明邨大酒店，原来西侧夹弄里，高高竖着。

五六十年的事情，长久未提及，连我都忘记了，忘记到会怀疑这件事情是否真实存在过，忘记了这根烟囱对周遭的肆虐。我家是有煤气的，却要蒙受他家的烟熏。

还有一根烟囱，是正章染染店的，但是稍远，并没有明显的危害。

光明邨的烟囱大约有三四层楼高，和我家四楼差不多平起平坐，位置就在我家西南方一百多米。若是冬天，窗关着，且是西北风，吹不到；气人的是夏天，烟尘借着西南风袭来，轮的喷气速度，快于关窗的手速，一房间油耗气煤屑屑。

烟囱是烧煤的需要。光明邨烧煤，并非要增加负重，而是他家没有煤气。那个年代，淮海路不是每家弄堂每家人家都有煤气，就像不是每家人家都有抽水马桶一样。很著名的尚贤坊，曾经是“双无”的格局。清晨起床，拎了马桶开门，还要生煤球炉。“炊烟袅袅”，在那个年代不是褒义词。上海最后一批手拎马桶退场，是在2025年。初到上海的游客闻之，以为是在说一百年前的上海。

这与淮海路的优雅闲适，反差太大了，尤其是拎马桶倒痰盂生煤炉这等事情，彼时大

我长大了，成年了，我几乎忘了童年的那个三岔路口，以及那块藏着我情绪按钮的巨大的宣传板。

某天，开车去浦东参加文学活动，跟着导航行进大半，突然发现前方竟是那个三岔路口。是的，四十年过去了，它还在。三条马路比记忆中宽阔了几倍，巨大的宣传板变成了顶天立地的广告牌，三口之家的宣传画早已被高尔夫球场的广告替代。

我开着车从三岔路口穿越而过，童年时从未去过的第三个方向，在后视镜里无限延伸，遥远得仿佛没有尽头，它通向的是黄浦江、南京路、西郊公园，以及更遥远的天南海北。今天，它是我的来路，我就是从这条路，来到了三岔路口。

那块顶天立地的广告牌，依然遮挡着大半片天空，然而，我发现，我的情绪已经不再被它左右。

原来，除了通往欢乐与忧伤的两条路以外，从来还有第三条路。

就是能抚慰城市孤独心灵的一方小小天地。把玩偶带回家，运用场景盒子为它们安置一个家是收藏乐趣的延伸，各种场景道具，细致到不同光源的设计都会让你在布置场景的过程中乐此不疲。

有人说玩偶对于玩家来说就是“成年人的移动充电桩”，当你疲惫的时候，玩偶

## 欢迎来到拉布布的世界

赵纪蓉

之家就为你提供了一个温柔的港湾，就像齐豫在《梦田》中唱的：“用它来种什么，种桃种梨种春风，开尽梨花春又来，那是我心里一个不醒的梦。”对玩家来说，拉布布的家就是温柔的梦田，是可以安顿内心的一种全新方式。

商家紧紧抓住受众内心的售卖方式——开盲盒，又让你在打开盲盒的那一瞬间多了一重期待和惊喜的可能，即便购买了一个系列的全套，还是有大概率会错过隐藏款。这种独特的售卖方式，让人购物的快感又提升了一个维度，这是其品牌创始人去海外旅行得到启发而采用的。不得不说，这种销售策略加上并不昂贵的单价，会让玩家坠入得心甘情愿。

前一阵有事去澳洲，在悉尼的中央商务

多是家庭主妇所为，这与上海女人的梦幻般形象根本无法对接。

好在主妇们自有上厅堂和下厨房的高超平衡术。手忙而脚不乱，稍稍打扮，手捏一方绢头，走出弄堂到了淮海路，去上班，去走人家，去荡马路，是一个登样、适宜的女人，完全贴合“上海女人”的造型。若有初认识的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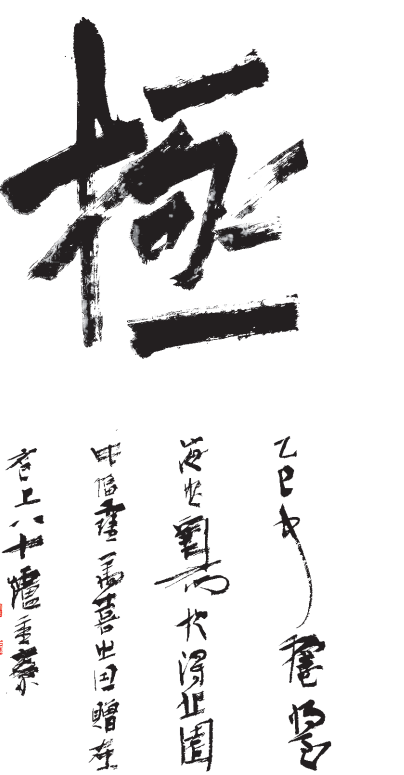
## 淮海路的“烟火气”

马尚龙

问，你住哪里呀？女人眼神里都是得意：淮海路呀。

或许她们荡马路荡到了光明邨的“祖父”级前世——一位年长于我的老邻居告诉我，这里原来是时装店。时装店的主人就住在二楼，我也熟知。上世纪50年代，时装店主人响应政府号召，将时装店腾出来给社会办食堂，后来改为光明邨点心店。私人时装店脱胎换骨为国营点心店。这种事例当时在上海并不少，淮海路上住房条件稍宽敞者更多些，纷纷无偿贡献，做民办学校，做托儿所，做服务站，做里弄生产组……
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光明邨既是有菜馒头肉馒头，也是有烟囱的；菜馒头肉馒头是偶尔的享受，烟囱则是摆脱不了的黑影。周边市民都是吃尽苦头。尤其是夏天，要到晚上六点以后，光明邨落市，烟囱熄火，可以享受朝



极（书法）刘一闻

区，惊喜地看到全新的泡泡玛特店就要开张了。走进旁边已经先行开业的小店，看到年轻人不停地拿起盲盒贴着耳朵认真地搓呀搓的样子，觉得有点好笑，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真的能靠摇动的声响来判定具体的款式，但，这也算是一种购买玩具的乐趣吧。小时候，我们接触的动漫人物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、哪吒、铁臂阿童木、一休、花仙子等等。20世纪90年代，融合了艺术、设计与潮流文化的潮玩兴起。现在我们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潮玩大牌，走在悉尼的街头，望着潮玩店的巨幅海报，有一种甜蜜的自豪感。

在网购平台，潮玩的各种周边让人惊喜连连，而在很多实体商场，也已为二次元经济搭建了各种消费场景，不必再为一群粉丝给潮玩过生日感到匪夷所思，也不必为在地铁门打开时看见全套打扮的二次元人物觉得讶异。生活常常让人心生疲惫，能够在潮玩的世界里沉浸一会儿，就像拉布布的包装内袋上写的“Make something fun!”（制造一些乐趣），让曾经的梦想还能在心底飞翔，又有何不可呢？

## 十日谈

玩具总动员  
责编：郭影

在智能时代守护这份“慢”的浪漫，恰似儿时推着滚铁环前行，是写给岁月的情书。

南的凉风；次日清晨五六点钟，光明邨生煤炉了，黑烟一直飘到淮海路后面的长乐路。

当时的市民好说话，虽然为黑烟气恼，但是没有去向光明邨讨要健康补偿，更没有去吵相骂的，至多是去向居委会反映。居委会反过来劝慰：人家连自己的房子都贡献了，你就做点小小牺牲吧。光明邨的烟囱后来也是整改过几次，但是烟囱在，烟就在，油耗气就在，煤屑屑就在。

直到上世纪70年代，淮海路普遍煤气化，这场烟囱危害，终于结束。

几十年后，我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，在光明邨有烟囱的年代，淮海路上还有没有其他烟囱？淮海路上有多家饭店，老松盛、绿野、大同、宝大、复兴，还有更多的点心店……如果他们都有烟囱，淮海路应是烟囱林立了，但是除了光明邨和正章，我没有看到过。

或许有些饭店的烟囱是装在后门的，淮海路上看不见；或许有些饭店是用煤气的，

不需要装烟囱，只需要在厨房墙上挖个洞，装上强力排油烟机。这种可能性更大。油烟弥漫处，是弄堂，虽然装了过滤设备，但是只要看看油烟机下方永远挂了好几条油污，会本能地呛而咳嗽。有反映有吵闹有劝慰，大多就此而过。后来听说，暗地里去讨到补偿的人也是有的。

这就是淮海路曾经有过的名副其实的烟火气日子。现在很容易深情回忆烟火气，但是当天天被烟熏的时候，火气是不会有深情的。

母校南模，它在我人生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记得1963年小学毕业填写志愿，我一心想考南模。事在人为，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我激动得无以言表，就像范进中了举，通知书都被我不小心撕坏了，纸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几个字特别醒目，倍感亲切。

南模老校区在幽静的天平路上，红楼的砖墙刻着岁月的沧桑，教室的墙面也略显斑驳，陈旧的大礼堂算不上亮堂，一切都是那么平常，但当你知道南模的校训就是“勤、俭、敬、信”时，你会感悟，这里不是哗众取宠之地，而是扎实求学之堂。

求学之堂最重要的是老师。当少年的我面对中青年的老师时，他们的活力感染了我。当时，学校里只有校长赵宪初岁数比较大，他个子不高，深度眼镜后一双慈祥的眼睛，有这样的长者，老师们谁都不会懈怠。我记得我的第一个班主任是教语文的杨存义老师，他充满激情；教数学的舒爱丽，她十分严谨；教英文的徐梁，他很有个性；教生物的顾大胜，他平易近人；还有教语文的张庄鸿，富有诗意；教语文的郁钟圭，带有几分幽默……老师们恪尽职守，对我们循循善诱，真可谓教书育人的好老师。如今他们有的安享晚年，桃李满天下，一生值得骄傲；有的斯人已去，但音容笑貌依然让他们的学生永记在心。

南模是讲传统的学校。学校引以自豪的就是毛主席“青锋”的题词，苍劲有力的大字鼓舞了一代代学子。还记得刚入校，就看到橱窗里的校友介绍，有曾任北影厂厂长的宋崇，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八·六海战的纪录片。课余时间，我们常围在校园的梧桐树下，听老师讲南模前辈的故事，那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校友事迹，像种子一样埋进我们年少的心里，让我们懂得，读书不仅是为己，更是为家国。

更值得骄傲的是，学校男篮是多年来上海市中学篮球赛冠军。我曾去现场看过争霸赛，胜利的那一刻让我热血沸腾；我也为学校培养出张大维这样的国手感到骄傲；就在不久前，南模校队依然继承传统，勇夺冠军。讲到特色，不得不提的还有学校的交响乐团。

乐团1992年成立，多次登上市、区重大庆典舞台，赴多地交流演出；也曾获得过维也纳青年音乐节金奖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。

1969年3月3日，我和南模历届学生一共23人去了北大荒，一去就是八年。返沪后，我进入了电影系统工作。1993年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，从那一年起直到现在，我成了这一盛会唯一“满勤”的参与者，并担任电影节的审片及排片工作。说来也巧，电影节影片终审工作由我和王少云两位负责，他也是南模人。平日里，每每遇到校友，总感到格外亲切。我的文艺界朋友圈中，就有宋崇、吴竞、严晓频、魏宗万、陈意心、阎华、刘建、王榕屏等。记得2000年，我在影城接待原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，我和他说“我也是南模的”，他微笑着说“南模好”。

“南模好”，一句平实简单的话，是来自校友的心声。南模好它在的氛围让学生自强不息；南模的美育以40年深耕的特色课程为核心，形成了课堂教学、校园文化、社团实践多维融合的体系，是上海乃至全国中学美育的标杆。南模好在它的师德滋养得学生钟灵毓秀。

一晃已至古稀之年，似水流年里，许多记忆已模糊，但六年南模岁月，却深深镌刻在我心中。

『南模好』  
王佳彦